

红楼梦学刊



一九八五 2

红楼梦学刊

一九八五年 第二辑

总第二四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顾问：王昆仑

主编：王朝闻 冯其庸 李希凡

编辑委员：马国权 王利器 王朝闻 邓绍基

冯其庸 刘梦溪 刘世德 朱 彤

孙 迅 吕启祥 李希凡 李厚基

启 功 吴世昌 吴组缃 杨光汉

杨宪益 周汝昌 周绍良 周 雷*

张毕来 张锦池 陈玉刚 陈毓罴

胡文彬 郝延霖 陶建基 郭预衡

蒋和森 曾扬华 蓝 钊 蔡义江

端木蕻良 廖仲安

(编委姓名以笔画为序，姓名后加*号者为常务编委)

红楼梦学刊 一九八五年 第二辑

总第二十四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 编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1 字数265,000插页2

1985年6月北京第一版 1985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号10228·159 定价1.45元

Studies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No.2 1985

Main Contents

- Contradictions in Hong Lou Meng..... Wu Guoguang
More on the meaning of the novel..... Wu Boqiao
On characterization in the novel..... Wang Daoluen
On the use of colloquial language in depicting characters in Hong Lou Meng..... Zhong Biqin
Nature in Hong Lou Meng..... He Yongkang
Three salient features in psychological descriptions in the novel..... Jiang Cao
Crying or weeping in Cao Xueqin's novel..... Xiao Yanli
Descriptions of scenery in the novel..... Luo Xianmin
Rhetorical devices in the novel..... Lin Xingren
A brief historical sketch of illustrations for Hong Lou Meng..... Xu Xiao
New discoveries on the site of the west garden of the silk bureau in Nanjing..... Wu Xinlei
Commentaries, book reviews, controversial views, illustrations etc.

目 录

- 《红楼梦》矛盾论 吴国光(1)
再谈“谁解其中味？”
 ——从空空道人说起 吴柏樵(31)
- 亦真亦奇，写实写意
 ——谈《红楼梦》的艺术特色 李广柏(65)
《红楼梦》塑造形象中的人物相生法 汪道伦(79)
《红楼梦》运用俗语刻画人物的艺术 钟必琴(93)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红楼梦》环境塑造在人物描写上的作用 王启忠(117)
- 人物形象的非有机身体
 ——《红楼梦》里的自然形象 何永康(137)
《红楼梦》心理描写的三个突出特点 姜超(161)
泪雨悲风中的艺术天地
 ——论曹雪芹写哭 肖燕立(175)
《红楼梦》的景物美 罗宪敏(191)
试探《红楼梦》的语音修辞手段 林兴仁(213)
活水潺潺话源流
 ——论《红楼梦》对话本章回技法的继承与革新... 孟繁仁(245)

- 《红楼梦》绘画史略 徐 噢(261)
 曹雪芹眼中的西画法 刘道广(269)
 曹雪芹的祖辈与绘画 张万基(285)
 论《晴雯》从小说到戏曲的改编 萧 赛(299)
 从“黄金莺巧结梅花络”谈中国的彩线编结技术 萧而汉(305)
-
- 《红楼梦纵横谈》序 王朝闻(309)
 《漫说红楼》三版校后记 张毕来(313)
 是谁“曲解歪缠乱土林”？
 ——评林语堂的《平心论高鹗》 何林天(315)
-
- 江宁织造府西园遗址的新发现 吴新雷(335)

• 红注集锦 •

“三尺”出典再辨析

- 答王启熙先生 田 楚(294)
 红注二则 姚 嘉(63)
 关于巧姐的病 张曼诚(89)
 “依弗哪”与“温都里纳”等之档案查证 杨乃济(236)
 关于“石桥三港” 钱 基(112)
 曹雪芹笔下的杏花村出胎于何处? 严 中(345)
 释“高香” 王永章(344)

• 红学书窗 •

- 《论曹雪芹的美学思想》(苏鸿昌著) 陈 石(92)
 《〈红楼梦〉谈艺录》(陈 詔著) 述 闻(136)

- 《红楼梦纵横谈》 (林冠夫著) 阮宝山(212)
《红楼人物百图》 (戴敦邦绘) 野 夫(116)

• 红学争鸣报道 •

- 关于贾探春形象的讨论 张庆善(276)

• 红学动态 •

- 列宁格勒藏本《石头记》将影印出版 舒 汛(266)
中国红楼梦学会举行本年度第一次常务理事会...冬 冬(304)
四川公演《燕市悲歌》，将曹雪芹、脂砚斋、
敦敏和敦诚搬上舞台 川 上(342)

• 红楼画廊 •

江宁织造府西园遗址文物

- 南京市玄武区文化局供稿 冯其庸摄
“梅花络” 肖而汉试结 陈 明摄
红楼印谱 熊伯齐(312)
..... 王少石 (78) (314) (343)

《红楼梦》矛盾论

吴 国 光

1 两峰对峙，双水分流

——重提“钗黛合一”说

林黛玉和薛宝钗几乎一直被认为是《红楼梦》中对立最明显、矛盾最尖锐、斗争最激烈的两个人物形象。历来读《红楼梦》者，或左黛右钗，或抑钗扬黛，恰似泾渭分明，几至水火两立，以至有老友之间为此“一言不合，遂相龃龉，几挥老拳”，“誓不共谈《红楼》”者^①。这一点，已经是红楼梦研究中的老生常谈了。

然而，“新红学派”的集大成者俞平伯先生对此却别有见地。他早在二十年代就提出了著名的“钗黛合一”说，并试图由此进一步论证所谓“无褒贬”论。在《红楼梦辨·作者底态度》中，俞先生批评持“一种很流行的观念”的人说：“他们以为《红楼梦》是一部变相的《春秋经》，以为处处都有褒贬。最普通的信念，是右黛而左钗。因此凡他们以为是宝钗一党的人——如袭人凤姐王夫人之类——作者都痛恨不置的。”在俞先生看来，这种流行的观念其实正是“雪芹先生不肯承认”的，是不符合作品原意的。俞先生引用了《红楼梦》原文

来论证这种流行观念的谬误。他分析了《红楼梦》十二支曲引子中“悲金悼玉的《红楼梦》”一句，认为金即是钗，玉即是黛，而“悲悼犹我们说惋惜”。“既曰惋惜，当然与痛骂有些不同罢。这是雪芹不肯痛骂宝钗的一个铁证”。接着，俞先生说了一句著名的话：“且书中钗黛每每并提，若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极其妙莫能相下，必如此方极情场之盛，必如此方尽文章之妙。”^②

这里，正象后来在对所谓“钗黛合一”说进行批判时人们所指出的那样，俞先生是用形式主义的考证方法得出了他的结论，而并未深入探讨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两个艺术形象的社会内涵。他的分析是极为简略的，结论也是不能令人深深信服的。在五十年代，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受到批判，对于《红楼梦》这部巨著的研究大大深入了一步，关于《红楼梦》的思想意义及书中艺术形象的社会内涵的探讨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逐步展开。这时，薛宝钗作为封建正统人物与林黛玉作为封建叛逆者这样两个不同人物形象所包含的不同社会内容得到了阐发，《红楼梦》的思想内容得到了较为正确的论述。

但是，应该说，人们对钗黛形象以及整部《红楼梦》的认识并没有穷尽于此。对俞平伯的简单的、直观的批评方法予以批判，并继而展开对于《红楼梦》的深入研究，是《红楼梦》研究史上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转折与发展，开创了《红楼梦》研究的新纪元。然而，检视以往的批判，并不能断言无有偏颇与疏漏之处。单就钗黛形象的分析这一点来说，事实上，从对钗黛形象的进一步认识中所得到的结果，如果仅仅是深化了右黛左钗的结论，而完全看不到“钗黛合一”说背后还隐藏着某些有价值、合理的东西，亦不能从此进一步深入揭示曹雪芹思

想上的深刻矛盾与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矛盾，那么，这之中便不免让人担心潜伏着一种将伟大而丰富的艺术作品简单化，以至使文学批评流于庸俗社会学的危险倾向。

在阐发作品的思想内容时，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方法首先要求我们将文学作品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同时，它要求这种考察是应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来进行的。我们认为，《红楼梦》以及其中人物形象的评价，当然要与客观社会现实相联系才有可能得到恰当的答案；然而，客观世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作为客观世界的忠实地艺术表现的《红楼梦》，其中的矛盾也正是错综复杂，千纠百结的。因此，与现实相联系就要与矛盾相联系，就要分析矛盾认识矛盾。这，或许就是理解《红楼梦》与其中人物形象的锁钥。

打开一部《红楼梦》，可以看到，无论荣宁二府怎样烜赫繁华，大观园怎样幽深闲雅，其实，其中到处都充满着矛盾和斗争。一家之长贾政与不肖之子贾宝玉，苏州姑娘林黛玉与皇商小姐薛宝钗，这两对人物之间的矛盾构成故事的主线，其明显与重要自不必说；此外，在王熙凤与贾琏夫妻之间，也同床异梦、勾心斗角；赵姨娘、贾环与贾宝玉、凤姐嫡庶之间，更是争权夺利，水火难容；邢夫人与王熙凤婆媳之间面和心不和，夏金桂与香莲妻妾之间针尖对麦芒；其余，贾府与农户之间、老爷与仆人之间、皇家与臣子之间、丫头与丫头之间，总之，是各阶级、各阶层、各派别、各系统以及各种利益和各种性格之间，都是矛盾相接，箭锋相拄，以至于一串串、一层层，千交枝绕，盘根错节，交织成了一个密匝匝、深幽幽的矛盾之网。正是这个网络，构成了全书故事情节的主干与社会内容的骨骼，表现出书中深邃的主题思想与丰富的人物性格。也

正是在暴露与展开这些矛盾的过程中，曹雪芹运笔如神，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末期贵族地主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显然，书中这种种矛盾，无一不是客观社会的矛盾通过作家意识的反映而后呈现出的一种艺术凝结。作家在身经目验之中，深刻体验到了繁杂激烈的社会矛盾，又用艺术手法予以形象化、典型化，于是创造成为一部艺术作品。实际上，《红楼梦》中这一切矛盾，不过是十八世纪前半期中国封建社会衰亡阶段上的各种矛盾斗争的真实写照。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巨大转变即将来临的前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弱小胚胎正在渐趋朽溃的封建社会母体中孕育着，新世纪的大震动在缓慢地释放社会应力的过程中刚刚引起建筑在旧地层上的古老大厦的第一阵颤动。这个时期，社会重大矛盾的特点表现为旧势力的强大而又衰颓和新生命的逐渐成长但却还很弱小。这正是新旧交替的时代，是两种势力相持不下的时代。这时的社会矛盾表现得特别繁杂激烈，是因为新旧两种势力都在挣扎，只不过一种是死亡前的战栗，一种是出生前的悸动。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觉醒了的意识其特点便是徘徊，苦恼，彷徨无地。曹雪芹正是封建社会末期代表着觉醒中的意识的人物，《红楼梦》的思想内容不可能不表现出作者的这种思想特点。实际上，作为作家精神的产物，文学作品及其中的矛盾并不仅仅是社会生活及其矛盾的直接反映，它同时还深刻地反映着作家的意识及这意识中的矛盾。而作家的意识本身，也是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社会矛盾在这种反映中也不可能不体现出来。这就形成了三重矛盾在不同层次上的组合，即社会矛盾一方面造成了作家意识的矛盾，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又通过这矛盾的意识而被反映为艺术作品中的矛盾。这样，作品的创作

过程，实际上便是一个双重的矛盾反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客观运动本身的矛盾与对这个运动的反映过程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社会现实、也即文学原材料中的客观矛盾与作家意识、也即材料加工者的主观矛盾交织在一起，主观矛盾与客观矛盾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转化，主观意识在自身矛盾中表现着客观矛盾，同时它也在表现客观矛盾中暴露出自身矛盾。在这个复杂而有机的过程中，意识认识客观事物与认识自身的过 程相统一，作家表现客观现实世界与表现主观思想世界的努力相融合。作为这个过程的结果，文学作品之中便凝聚着两重矛盾：它既表现出社会矛盾，也表现出作家意识中的矛盾。在曹雪芹这里，前者被提炼概括成《红楼梦》中的矛盾，后者则造成一部矛盾中的《红楼梦》。一般说来，在这两重矛盾中，前者是外在的，是文学作品的社会学分析的直接对象；后者是潜在的，它在要求社会学分析的同时还要求某种心理学的分析，尤其要求社会学的分析是辩证的。

这外在的矛盾，比如说，我们在《红楼梦》中看到的那个矛盾之网，既是社会现实矛盾的意识化，也是作家意识矛盾的现实化。作家意识的矛盾在这里被包容在艺术化了的社会现实矛盾之中。也就是说，那部矛盾中的《红楼梦》，是以《红楼梦》中的矛盾为表现形式的。因此，构成作品社会内容与故事主干的那些矛盾，便是我们探究作品所反映的时代和作品所产生的时代之幽微底蕴的洞口，也是我们向作家意识的神秘王国射去一道理性之光的罅缝。在《红楼梦》中，林黛玉与薛宝钗正是凝聚着这些矛盾的一对艺术形象。她们既不简单地是一对情敌或者一个人心中的两位情人；也不干巴巴地是两种对立的社会势力的代表。应当说，在她们背后，隐藏着比已有结论更

为深刻复杂的一幅社会画面、一部历史图景与一个伟大灵魂的倾诉。因此，我们想再次探究一下林黛玉与薛宝钗的形象，于是“钗黛合一”这段公案也不能不被重新提起。

稍一推敲，不难看出，俞平伯先生在主张“钗黛合一”的同时，实际上在前提中已经首先承认了林黛玉与薛宝钗这两个艺术形象的对立。他的“两峰对峙双水分流”正是对这种对立所作的形象而又确切的描述。但是，俞先生进一步认为，曹雪芹对这两个对立的人物形象并无褒贬，而勿宁希望两者合一，取长补短，因为二人都非完人，都有可挑剔之处。俞先生说：“即钗黛是他〔指曹雪芹——引者注〕的真意中人了；但钗则写其城府深严，黛则写其口尖量小，其实都不能算全才。”^③

是否真“无褒贬”，这一点我们且撇开不谈，只看俞先生这里的论述，可说仍不失为颇有见地之论。鲁迅先生说过：《红楼梦》的价值，“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④。英雄所见略同，俞先生也看到了这一点。不过俞先生不懂得这种描写来源于生活本来的辩证法，作家则顺应这种辩证法并用艺术的手法来表现出自己的倾向；他不是象鲁迅先生那样用艺术的现实主义观点来分析问题，而是把着眼点完全放在道德观念与价值标准方面，忽略了艺术形象除了表现这种观念以外，更重要的是它还表现客观现实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原理。因此，鲁迅先生的分析是从艺术规律出发的，亦是唯物论之反映论的，俞先生的论述则属于传统的道德批评，其思想根源是唯心主义的。这样一来，俞先生的评论就不免渐次偏颇了，这在愈来愈深的引伸中便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来。但是，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俞先生的论述

并非一无是处，他同样正确地提出了钗黛都非“全才”这个观点。在我们看来，这个观点的含义之一，即是：在薛宝钗与林黛玉这一对矛盾的艺术形象身上，无论是就其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来说也好，抑或是就其内凝的作家的意识、意愿也好，都并不是简单的、直线式的，而是复杂的、多有曲折入微之处的。概括地说，鲁迅先生是从艺术描写上着眼来称许这一点的，而俞平伯先生则把它理解为思想上的不偏不倚。我们认为，在现实主义地描写人物形象时，曹雪芹能够全面如实地反映出“真的人物”与真的世界，写出生活中本来的复杂与曲折；而当主观地把握、评价这种复杂现象时，他就不免为自己所清楚地看到的真实世界而感到困惑了。他看到了复杂与曲折，但不能科学地解释这复杂与曲折，于是乎，他也就陷在复杂与曲折的迷宫之中了。

可以说，在思想上，薛宝钗是封建正统思想的拥护者，代表了一种与封建社会的生活现实相一致并维护这种现实的思想倾向，而林黛玉则是封建礼教的叛逆分子，代表着一种不合流俗、力图冲破现实罗网的思想倾向。毫无疑问，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否定前者而肯定后者，封建正统终将被打倒，一切与封建礼教的对抗则成为人心所向。但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才会出现的情景，而在曹雪芹那个时代，这个阶段还有待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才能出现。这时，贵族地主阶级的统治已经衰朽不堪，但并未彻底崩溃，维护封建正统的那种思想倾向在面临被否定的同时，还包含了相当的现实因素甚或合理因素，是现实社会中占肯定地位的社会力量的思想反映，是一种真实的、有力量的存在；而后一种思想倾向则还不能在全社会的力量对比中找到坚实的基础，作为现实中否定力量的思想反映，

它因这否定力量的虚弱而显得虚幻无望，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被称为虚假的存在。这是生活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在历史的和辩证的形态中反映出生活的本来面目，因此它不把事物的任何一个方面绝对化。

在这种乍暖还寒、返黄未绿的时代，敏感的、进步的文学家必然倾向于对现实的否定与对未来的追求，鞭挞腐朽的东西，歌颂新生的萌芽。但是，他同时也面对着一个矛盾的现实：正在逐渐失去存在根据的，应当是假的、被否定的东西，却仍然真实地存在着，象铁一样冰冷坚硬，甚至表现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而应当获得生存权利，在历史发展中必将为真的东西，却在社会现实中表现为没有根据的东西，象梦一样虚无飘渺。在生活中，这个矛盾将为历史发展所解决。但是，在意识中，在一个并未掌握历史发展规律、生活又尚未未来得及将答案向他揭示出来的思想家文学家看来，这一切则是令人困惑与迷茫的。生活因自己的内在矛盾而生气勃勃地奔腾向前，意识却因为不理解这矛盾的底蕴而悲观失望。

所以，曹雪芹写了贾府的“萧索”、“冷落”、“不比先时的光景”，但他同时也为这萧索冷落感到无尽的悲哀。他写了企图挽回这颓局的努力，也赞赏这努力，可又不能不承认这是以一木扶厦，以一石拦江，决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收覆水于金瓯；他写了在这一片萧索之外新生的人生追求，为这种否定了传统与现实的新追求而做着热烈的讴歌，可从中却看不到一点儿希望之光，理想的破灭于是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维护现实是对的，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反对现实也是对的，可是也是不可能的。一切的事物，只能毁灭，落一片白茫茫大地如沙如雪，如梦如夜。曹雪芹就在这种矛盾的意识中感受着人生

的无尽苦恼。薛宝钗那一套不行，林黛玉可怜可悲——两峰对峙，哪一峰是擎天之柱；双水分流，哪一条能流向光明的世界呢？

这样一种思想矛盾，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似乎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布鲁诺·鲍威尔的历史观时，曾经这样概括鲍威尔对待现实的观点：“政府对革命来说是正确的，因为革命还没有成熟，而革命对政府来说也是正确的，因为革命虽然处于萌芽和未成熟的状态，但它实际上代表着未来的思想。”恩格斯批评说：“这是黑格尔的老一套的俏皮话。”^⑤曹雪芹当然无力达到恩格斯的那种思想高度，他不能够跳出这种矛盾之外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高瞻远瞩地看穿这个仿佛是死结的谜语。他的思想水平，实际上与鲍威尔相同。布鲁诺·鲍威尔的观点是普鲁士资产阶级软弱和保守的政治立场在理论上的表现，曹雪芹虽然不会说那一套俏皮话，可他也同样的软弱，同样的保守。因此，我们看到，在《红楼梦》中，每当作家的主观意识淹没了客观现实时，正是那一套俏皮话被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只有在客观现实占压倒地位时，曹雪芹才高明地透露了某种近似批判那套俏皮话的思想，这就是在现实矛盾的运动中描摹出的历史演进，这种演进终会打破相持与平衡而达到未来。

相持，这就是“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平衡，于是有“悲金悼玉”，似“无褒贬”。这是处在特定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矛盾的表现，也是这种阶段上所产生的意识之矛盾的表现。

《红楼梦》中的矛盾发展，最终是打破了——至少是在客观上打破了——“无褒贬”一说：一部矛盾中的《红楼梦》，则不能说全然没有表现出“无褒贬”的意识。在真假难辨的黎明前

的黑暗中，在玉石俱焚的灾难性的覆灭中，曹雪芹的泪，首先是为叛逆者洒的，但又岂止是为叛逆者而洒？在《红楼梦》中所描写的现实世界里，林黛玉与薛宝钗作为一对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是对立的；而在《红楼梦》所幻想的虚幻世界里，林黛玉与薛宝钗作为一对仅限于表达作家主观意识而被抽去了社会内容的幽灵，则是合一的。这就是我们的初步看法。

2 现实的、理想的与批判的 ——三种成份与二重性

活生生的个人是复杂的、具有其个体内部的多样性的，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也决不是某种思想概念的简单的传声筒。伦理学、社会学意义上的性格并不是完全由思想所决定的，因此，一种思想倾向的代表不会只是一种性格；而人们对人物思想倾向的评价与对其性格的评价也不完全是用同一把尺子。在《红楼梦》中，林黛玉与薛宝钗在思想上形成对立的同时，在性格上也有着鲜明对比。这种性格上的对比深化了思想上的对立，但性格的对比又并不是单纯的、平面的与思想的对立相一致的，它又有着独立的内容与独特的涵意。

我们知道，薛宝钗以随分从时、装愚守拙、宽厚圆滑著称，而林黛玉则孤高自傲、率真任性、峭利尖刻。在我们看来，这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勿宁说是一种善与恶的对比。所谓善，即是说其行为规范符合大多数人的道德标准，符合以统治阶级利益为代表的所谓社会利益；而所谓恶，正如恩格斯所说，它包含着这样一方面的意思，即“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